

《應作慈愛經》緣起

一時，世尊住在沙瓦提城，將臨近入雨安居。在那個時候，有許多來自各地的比庫來到世尊跟前，想向世尊把取業處之後，到各地入雨安居，為此來到世尊之處。在那裏，世尊為貪行者開示有識與無識的十一種不淨業處；為瞋行者教導慈愛等四種業處；為癡行者教導念死業處等；為尋行者教導入出息念、地遍等等；為信行者教導佛隨念業處等；為覺行者教導四界分別等。以這些方法教導隨順八萬四千種不同性行者的禪修業處。

當時，有五百位比庫在世尊跟前把取業處之後，為了尋找適當住處和行處（可作為托鉢處的）村莊，次第來到邊遠的與喜馬拉雅山相連接處。〔他們〕見到一座有藍色水晶摩尼似的岩石面，以清涼、茂密、青翠的樹林為裝飾，有如同珍珠網、銀板般佈滿細沙的地面，為清淨、適意、清涼之水所環繞的山。於是那些比庫在該處住了一夜，在夜過天亮時，做好身體的工作後，為托鉢而進入不遠處的一個村莊。該村莊有一千戶人家聚居而住，人們都有信心、有淨信。由於在邊遠的地方很難見到出家人，見到那些比庫時，他們都感到歡喜和愉悅。在供養那些比庫食物之後請求說：「尊者們，請在這裏住三個月〔度雨安居〕。」然後建了五百間精勤孤邸，配置床、椅子、飲用水、洗用水盆等等一切所需。

第二天，比庫們為托鉢而進入另一個村莊。那裏的人們也在供養後請求他們過雨安居。比庫們說如果沒有障礙的話便同意。他們進入該樹林，為了所有的日夜皆努力精進，在敲打鍵椎後，安住於如理作意而去到樹下坐下。

由於持戒比庫們住在那裏的威力，眾樹神從各自的宮殿下來，帶著孩子們聚在那裏徘徊著。就像國王或王臣霸佔了村落住處或村民們的屋子，住在村中的村民不得不離開屋子去別處住，站在遠處張望，〔心想：〕「他們何時才走？」同樣地，那些樹神從各自的宮殿下來，聚在那裏徘徊著，在遠處張望，〔心想：〕「尊者們何時才走？」接著他們想：「入前雨安居的比庫們將會住三個月，但是我們不能帶著孩子離家住這麼久，讓我們變現恐怖的所緣給這些比庫看。」就在夜晚比庫們履行沙門法時，他們變化出可怕的亞卡相，站在每一位的面前，並發出恐怖的聲音。比庫們見到那些相及聽到那些聲音時，心中戰慄，臉色變得難看又蠟黃，故此那些比庫想要專注也辦不到。他們不能專注的心被一次次的恐怖所驚嚇而忘失了正念。當他們忘失正念時，〔樹神們〕又放出臭

氣。他們的腦袋好像被臭氣破壞了一樣，產生劇烈的頭痛。然而，他們並沒有彼此把這件事說出來。

有一天，到了服侍僧團長老的時刻，所有人聚集在一起。長老問道：「賢友們，你們在剛進來這座樹林時的那幾天，膚色極為遍淨光潔，諸根明淨，但現在卻憔悴、難看又臉色蠟黃。這裏是否不適合你們？」有一位比庫便說：「尊者，我在夜晚見到與聽到如此這般恐怖的所緣，嗅到這般的臭味，因此我的心不能安定。」他們所有人也都說出了同樣發生的這件事。僧團長老說：「賢友們，世尊施設了兩種雨安居，但這住處不適合我們，賢友們，讓我們到世尊跟前請求另外一個適合的住處吧！」

「薩度，尊者。」比庫都同意長老的建議，於是收拾所有的住處後，取了鉢和衣，因不執取任何在家人而不辭而別。他們向沙瓦提城的方向走去，次第來到沙瓦提城世尊的面前。

世尊見到他們後說：「諸比庫，我已制定了一條學處，在雨安居期間不可到處走動。為什麼你們還到處走呢？」

他們把整件事告訴世尊。世尊〔以神通心〕轉向整個贍部洲，找不到哪怕是放四腳椅子大小的地方能作為他們適合的住處，於是對那些比庫說：「諸比庫，再沒有其他適合你們居住的地方，你們唯有住在那裏才能達到漏盡。諸比庫，回去吧！依那個地方住下來。如果希望諸神不恐嚇你們，應學習此護衛經，並以此護衛經作為你們的業處。」於是說了此經。

之後又說：「諸比庫，回去吧！依那個地方住下來。」接著開示：「另外，林野住者應知道保護。此即是：早晚應做的兩次慈心、兩次護衛、兩次不淨、兩次念死，八種能轉向於大悚懼之事。這八種大悚懼事即是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四種惡趣之苦。又或者是生老病死為四種，惡趣之苦為第五，以過去流轉為根基之苦、以未來流轉為根基之苦、以現在為了覓食為根基之苦。」世尊說了這些保護之後，為了那些比庫的慈愛、護衛和作為修觀之因的禪那，宣說了此經。

——《小誦註 9》《經集註 1.8》

他們禮敬導師後離開，次第到達該住處，在住處外唸誦《慈愛經》。在唸誦著進入樹林時，樹林中所有的諸神在得到慈愛後，都出來迎接他們，請求為他們拿鉢和衣，請求為他們按摩手和腳，並在各處保護他們。從此再也聽不到任何非人的聲音。那些比庫們的心可以專注，他們日夜精勤禪修，最終都證得了阿拉漢果。